

世界名人故事丛书

SHI JIE MING REN GU SHI CONG SHU

海明威

主编：许庆龙 劳 斌



团结出版社

世界名人故事丛书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 海

明威

团结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4 号

责任编辑:吴章胜

封面设计:李 泽

插图:许 艳

世界名人故事丛书

许庆龙 劳 斌 主编

团结出版社出版

(北京书店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信宜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1/32 450印张 9000千字

1996年9月第1版 1996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7—80130—077—7/K·42

全套(108册)总定价:486.00元

前 言

在当今经济社会中，经济大潮滚滚向前，伴随经济潮流而来的各种意识潮流也扑面而来，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现象常有发生。“关心下一代，培育下一代”是我们当之无愧的匹夫之责。

针对青少年求知欲强，鉴赏力差的心理特点，我们特别推出了这套健康、严肃、高雅的《世界名人故事》丛书，以引导青少年在人生道路上端正思想，少走弯路，争做二十一世纪标兵人才。

读者皆知各种各样的名人传记自改革开放以来，如雨后春笋，星罗密布。文艺创作者们各显神通，百花齐放，从各个角度，各个层次对各种“名人”进行了纵横捭阖的记载。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世界名人故事》丛书不仅支持了当今倡导的高雅文化艺术，而且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奉献了一朵小花。

通过名人光怪陆离、五光十色、丰富多姿的人生经历的描述，从而使我们一方面可以从名人们的坎坷经历、奋斗成长的历史中得到启迪，受到激励；另一方面还可以从他们的人格品质，理论思想中汲取有益的

人生经验,使自己的思想得到陶冶和升华。针对以往的名人传记故事,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的绝对化程式,该套丛书作子在量努力,争取做到实事求是,反对“一棒子打死和全黑全白”的绝对化做法,不受条框限制,采取“老灶爷上天——有啥说啥”的方针。

由于世界名人千千万万,“名人”标准各不一致,在选材中,我们也没有受“条框”限制,尽量从各个领域、各类人物中选其一、二。然有许多代表性的人物由于参考资料等欠缺,我们没能选入。

编辑该套丛书的作者,尽量做到了广泛参阅同仁们的有关名人传记的研究成果,为省篇幅,引文和参阅书目一律未加注释,还望同仁们赐教海涵,同时我们也表示对同仁们衷心的感谢。

编 委

一九九六年一月

目 录

一、磨炼自己	(1)
二、战斗考验	(10)
三、地址多变	(18)
四、危险迹象	(29)
五、成功馨香	(37)
六、二次结婚	(44)
七、精彩斗牛	(47)
八、离婚结婚	(53)
九、善心“大伯”	(69)
十、第四爱妻	(82)
十一、大难不死	(96)
十二、丧钟长鸣	(102)
海明威生平年表	(113)

一、磨炼自己

欧内斯特·海明威于 1899 年 7 月 21 日出生在伊利诺斯州的橡树园，这是芝加哥一个富庶的郊区，曾被誉为“世界中产阶级之都”。欧内斯特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上面是个姐姐；全家共有两兄弟、四姐妹。

母亲海明威夫人是在上流社会的乡村俱乐部的环境里长大的。她在教堂唱诗班里唱圣歌，又是公理会和许多民间团体的活跃分子。她很重视自己一家人的文化修养。

父亲海明威医生在郊区居民中间德高望重。他的形体在某些方面与我们现在所见的欧内斯特相象，只是脑袋小，身体大，眼睛也小，而且给两道浓眉遮得几乎看不清了。他为了行医，必然常常离家外出，把六个子女留给他们的母亲照料。空闲的日子他把时间花在自己的两大爱好上：钓鱼和打猎。

父亲和母亲都试图把自己的兴趣灌输给子女。欧内斯特三岁时，父亲就给他买了一根钓鱼杆，没过几年，母亲就给他一把大提琴。海明威医生要儿子每星期日跟他到森林里去打猎。母亲却连声催他同她一起去教堂唱诗班。这孩子十岁时，父亲就送给他一支一人高的猎枪并且教他射击。母亲则

为他举行讲究礼仪和合乎传统的生日宴会。

母亲日夜巴望出席儿子举行的第一次音乐会，父亲却把孩子表现的另一些先兆视为至宝。他曾经发现九岁的欧内斯特在就寝时间早已超过的时候还在烛光下阅读达尔文著作。他深信这是一种明确的表现，说明这孩子“一如其父”，必将成为名医。

他们家在密执安州的沃尔顿湖畔有一幢夏季别墅，欧内斯特最愉快的日子是在那里度过的。那是一个宁静偏僻的荒野地带，没有橡树园的那种城市的约束。他到了那里便把大提琴靠在房间的一角，母亲不提出他就再也不去碰。他可以赤脚跑路，向蓝色的天空开枪打野鸭和大雁，偶尔捕杀一只鹿，或者静静地坐着钓鱼，等待那种巨大的凸眼狗鱼上钩。他们在橡树园的家里总是穿得衣冠楚楚，行为彬彬有礼，常谈一些守旧派成年人的事情。言谈中赌咒是罪过，但在欧内斯特看来，这倒似乎是一种有力而又有效的说话方式。性关系是根本说不出口的事情，甚至是比原始部落的禁忌还要忌讳的东西；生活的这一部分遮掩得十分严密，反而使这孩子和他的朋友们大感兴趣。他在森林里的日子富有天然乐趣和生活本色，平静安逸，令人满足，哪怕音乐课有所荒疏。

欧内斯特喜爱户外的海阔天空和荒野之地给人的教益。他讲过他第一次碰到的足以说明适者生存这条原理的事例：一次他朝一棵树干小便，正在扣裤钮的时候，忽然发现一条比水管子稍细一点的长蛇伸长头颈，捕捉一个比它粗一倍的蜥蜴。长蛇张开血盆大口，使足劲儿把蜥蜴往下吞。那蜥蜴奋

力挣扎，勇敢，顽强，有几分可笑；每当那条蛇停下来歇口气的时候，蜥蜴便能挣扎得从蛇嘴里露出后腿来。蜥蜴的粗大和力量全然无济于事。经过十五分钟的战斗，那条蛇又把头缩回到它所盘卧的地方，活生生的蜥蜴仍然在蛇肚里乱踢乱跳。这就是胜利者和灭亡者。

有时海明威医生带领欧内斯特到密执安州北部森林深处参观印第安人的帐篷。这个尚未到达青春期的男孩对那里的一切获得了深刻印象。波塔瓦托米部落的印第安人重视自己的身体；他们教会男孩在森林里生存的本领，教会女孩寻找草根和草药以及做饭、织布和缝衣。这种生活似乎远比他们在橡树园的三层楼房里所过的生活简朴，勇敢，纯洁。

欧内斯特从父亲那里学到的东西很多，其中相当重要的是耐心。海明威医生是一个很有耐心、坚韧不拔的人，他曾经在湖滨的一块一英里见方的土豆田里仔细数过害虫。他还是一个神枪手，能够准确地打中在天空疾飞的野鸡。更重要的是，他有很多无所顾忌的个人主义表现。例如，有一个邻居责备他不该在禁猎季节打猎，海明威医生就反驳说：“您这位女士啊，根本别管什么法律。只管打鸟！”

欧内斯特十四岁时就长得显然比他的朋友们都高大。他的肩膀宽阔，脖子短粗。他看到《芝加哥论坛报》上的拳击训练班招生广告，便请求父亲允许他去报名。象通常一样，这件事又引起家里的争论。海明威医生表示赞成，海明威夫人却认为拳击是一种危险、激烈、难看的运动。她指出，欧内斯特的功课虽然都很好，但他花在课外活动上的时间已经太多，在

音乐和学业上花的功夫太少了。

经过无数次的讨论，欧内斯特终于去上第一堂拳击课了，这险些儿成为他的最后一课。给他安排的斗拳对手是杨·奥赫恩，此人是中量级拳击手中的佼佼者，后来曾跟拳击冠军们比过高低。这位职业拳击家当时同意轻打互让，但是后来一则因为打得激烈，二则因为欧内斯特的劲头十足，所以他一时把原来的良好意图丢在脑后了。两人不再是你打我还，而是在一决胜负。片刻之后便见欧内斯特躺倒在地板上，威风扫地；鼻子打破了，血溅在脸上。

“这种事情我早料到了，”欧内斯特懊恼地对他的一个同学说，“但我无论如何要试一试。”

“那时候你害怕吗？”

“当然害怕。那家伙打起来要你的命！”

“那你何必要跟他打？”

“我还没有吓成那个样子……”

第二天，欧内斯特的鼻子贴上了纱布，眼睛底下又红又肿，但他照样走上拳击场。别的学生纷纷自动退学，欧内斯特坚持到底。后来他一直不曾失去对拳击的兴趣，技术也从未荒疏。

二十个月过去了，他仍在拳击场上苦练。头部挨的一拳严重地伤了他的一只眼睛，医生都担心他的另一只眼睛也要受影响。海明威夫人大发雷霆，吵吵闹闹，又是发愁又是哭泣。她这个儿子过不了青春期的完全可能给打得无药可救了。

欧内斯特为了在拳击场上学本领，身上弄得青一块红一块，有划破的血口，也有肿起的伤痕；另外，在足球场上，这个高大的小伙子又常常受到挫伤、撞击和打击，有时被人压倒，有时又被膝盖所撞伤。欧内斯特就象一头小公牛，主动地让自己经受考验。

在斗牛行业里，每一头小公牛都得经受考验，也就是当小牛将近两岁时，要测验它的勇敢程度。做法是，先把小牛从牛群中分隔出来，让一些手持秃头长矛的骑手紧跟在后。然后抡起木杆，对准小牛的尾巴根，把牛一杆子打倒在地。如果这头小牛一跃而起，向骑手猛扑过来，那么饲养员和东家就会知道这头小牛很勇敢，能在斗场上显身手，战斗一个下午。

欧内斯特·海明威总是第一个跃起身来，准备再次冲锋。

“拳击教会我绝不能躺下不动，”海明威说，“要随时准备再次冲……要象公牛那样又快又狠地冲。有些人批评我有嗜杀的天性。他们用同样的说法批评了其他许多拳击手。我不信这一套。打拳击凭天性，但是打死人却不是为了要打死人。正大光明地打，打拳击是为了取胜……不是为了打死人”

欧内斯特是个天生的拳击手，但是练习使用拳头的时候，他却一次又一次地受伤。不过无论在当时或者后来的一生中他从未想到过放弃这种运动。

海明威夫人的焦虑随着儿子的每次受伤而加深，这也难怪。她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女士，平生引以自豪的就是她那个带演奏台的三十平方英尺的音乐室，还有同她经常聚会的那一批很有教养的朋友和捐助她们这个圈子的慈善家。但是她

的儿子欧内斯特却经常象个“小胡同里的野孩子”，又是急诊医院的宝贝常客。经常参加危险的比赛，腿跌断、头撞破、眼打伤。难道就没完没了？

回顾海明威的青年时代，尽管 1928 年发生了父亲自杀的悲剧，他的经历还不能说是艰难困苦的。他没有做过贫穷的牺牲品，也没有挨过父母的打，更不曾被剥夺做人的权利。他的长篇和短篇小说中所描写的血污与残酷同他早年的生活背景恰成鲜明对比。

他象一头良种小公牛，在审美方面有母亲的传授和指导，在朋友交往方面，父亲教给他耐心、尽善尽美、热爱自然以及征服自然。

欧内斯特·海明威既聪明又健康，所以样样事情争取第一：在球队里打球第一，他所喜欢的几门课程的学习成绩第一，在朋友中间出人头地也是第一。

青春期常有郁闷之感，他就借运动和户外生活来解闷。他从来不是一个愁眉不展的小伙子，但也从来不曾感到心满意足。他曾两次离家出走，但每次又都回去了。他受的学校教育很不错。橡树园教育当局给予教师的待遇在整个伊利诺斯州是最优厚的，所以这里名师云集，而且都很注重文科课程。

书是欧内斯特的朋友，他读书很多。“我是靠阅读《圣经》学习写作的，”后来他说。“主要是《旧约全书》。”

他在体育运动方面的出类拔萃，他那坚强的个性和在学业方面的优秀成绩，使他的老师都很清楚地记得他，说他是

“优等生，在文字表达方面很有天赋。进校头一年，他对于描写现实中的惊险场面就怀有无穷的兴趣。”

有一位教师评论说：“我记得，他在课内写的东西完全与众不同，在我看来简直不象布置的作业。”

海明威回忆他的高中时代说：“在高中，我有两位英语教师，一位是芳尼·比格斯小姐，另一位是迪克森小姐。我想，她们两位是学校的那份文学杂志《写作园地》的顾问。她们两人都很好，对我特别好，因为我既是运动员，学英语又很用功。”

在青春期的几年里，海明威的志向单纯，他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有条有理。他每做一件事都要用尽自己的最大能力才肯罢休，但还往往感到不满意，觉得能力不够强。然而就是这股顽强劲儿，使他在辩论组得了演说奖，在田径队当了主管，在篮球队做了队长，而且成为水球队、步枪射击俱乐部和学校管弦乐队的成员，还被选中当校刊编辑。他要竞争，他要得胜。

欧内斯特的第一部重要的短篇小说《赛皮·金根》于1917年发表在《写作园地》上。故事借密执安州北部奥吉布威的一个印第安人之口讲述，以对话形式写成，说的是行凶和复仇的流血事件。

欧内斯特特作为校刊编辑，在1916年11月到1917年5月间写了大约二十四篇故事。他的构思丰富，写得洋洋洒洒，同时他也在锻炼他最喜欢的写作技巧。

他以最完美的新闻体裁并以青年人的反叛方式，同林·拉德纳展开长期笔战，后者是不亚于《芝加哥论坛报》的一家报

纸的主笔。另外他还做过一件使教育局长感到惊恐和难堪的事情，就是橡树园高级中学的校刊《高秋千》忽然针对乡村俱乐部一伙人发表一些有几分儿戏的讽刺小品。

海明威在校内虽然受人尊重，但他在校外的行为并不是楷模。他和他的几个好朋友一再破坏橡树园的禁酒法令，而且欧内斯特还公然反对那个人数愈来愈多的禁酒队，他那股热情，就跟嘉莉·内欣当初用斧头砍碎酒吧间柜台，从而引起禁酒运动时一模一样。

十七那年，他给自己拟定一个口号：海明威，酒满杯。

尽管他已赢得地位，广结人缘，但他仍然不肯安于现状，因为他渴望冒险和刺激，不满足他那温文尔雅的中产阶级生活，而且经常想要取得新的成就。他母亲对于他表现的这种倾向根本不喜欢。她很重视儿子的学业成绩，但是一想到他要当新闻记者或者在一间零乱的顶楼上当一个饿肚子的作家，她就不寒而栗。

欧内斯特的母亲设法同橡树园的一些长得漂亮而又有教养的年轻姑娘安排约会，但是她这个儿子不愿参加，总是找些借口避免参加这些社交新手的跳舞会。这不是他的世界。

他在年龄尚小的时候就已经懂得了爱情和两性关系。他的最能打动人心的短篇小说之一叙述的就是他初恋的消亡。他以娴熟的笔法处理了情侣的诀别。在描绘戏剧性情节时，他着重叙述的是那个男性青年和他的感情而不是某女士。一个人发现自己的爱情会消亡，而且消亡时没有引起憎恨、暴力和忿怒，这是青春期的最大悲剧。他把青年人爱情的消亡描

写得象夏季的结束，暴风雨的结束，象“果子已被摘尽，秋风在光秃秃的果树林中呼号”。

这段浪漫史结束了，欧内斯特·海明威成熟过程中有必要经历的一个阶段也随之告终。海明威准备继续前进，自立自主，和他的同辈人生活在一起。他和他的第一个情妇永别的情景很是动人，涕泪交流，极度悲伤，这一切都太象一部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了，却不甚符合他的趣味。但是事情已经成为过去。感情的创伤迅速愈合，连伤疤也不曾留下一个。

海明威准备同橡树园告别，同芝加哥告别，同他现在的生活方式告别。

他毕业前一个月，即1917年4月，美国参战。他志愿报名入伍，但因眼睛曾经受伤而未被接受。

他怀着某种厌恶的情绪领取了毕业文凭，当时学校还向他颁发了优秀成绩奖，致了祝词，仪式十分隆重。

他和同班同学立即赶到募兵局。他们都希望参军。海明威不想上大学。

军医们朝海明威看了一眼，便把他推到一旁。军队里不肯接受一个眼睛受过伤的十八岁青年，哪怕他身材魁梧，体壮如牛也不行。

这是海明威生活中一个阶段的结束。他已经拿定了主意。他不愿待在家里；他没有征求母亲的意见，只是对她说，他要到堪萨斯城去当新闻记者。他打算放弃上学大学的机会以便取得工作经验，同时仍在希望设法到法国去参加战争。一离开橡树园，海明威就觉得终于自由了。

二、战斗考验

1918年的堪萨斯城是个堕落和罪恶的城市，在这个所谓“浑浑噩噩”的时代，这儿的妓院比檀香山还要多。城里犯罪行为随处皆是，腐化堕落的现象处处可见，还有那些即将出国光荣参战的新兵在这里最后一次寻欢作乐，闹得乌烟瘴气。

海明威左眼所受的伤并不能使他停滞不前，就跟一根缝衣线拴不住马腿一样。他一次又一次报名参加各种军役，但都遭到拒绝。他蓄了一络小胡子，装得年龄大些。他焦急不安地等待了七个月。但是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七个月，是他真正在学习写作的七个月。

他的老师就是《堪萨斯城明星报》的那些记者和编辑。这一班人办起了当时美国全国名列前茅的一份报纸。

他的一个叔父是堪萨斯的居民，又是一个发迹的商人。他帮助欧内斯特找到了一个见习记者的职位，兼做杂役和“高中刚毕业的小伙计”。

在这个身材魁梧、富有思想和壮志凌云的青年人看来，新闻工作和战争就是一回事，都有其伟大的力量和刺激性。

海明威立即进了报馆，专心致志地把工作做好。他自愿

乘救护车和救火车前往凶杀案的现场实地观察，法院开庭审判时他坐在前排，然后根据他的所见所闻，如实地报道城市的丑闻。他是否报道过游园会之类的活动，当时没有记载；不过凡是与行动、暴力和灾祸有关的事情，海明威总是先到现场观察，然后才坐在打字机前写稿。

在从事这些活动和寻求刺激的同时，海明威被迫受到一种新的纪律——报人的纪律的约束。他的上级，那些爱吸雪茄烟的、只用两个手指打字的、性情执拗的人，有一整套程式。这套程式经过试验，证明完全正确，神圣不可侵犯。它总共包括一百一十条不得违反的规定：

第一条——要用短句

第二条——要有明快的风格

要切实可靠。要用动作词汇写。删去不必要的形容词。删去尚有怀疑的段落。删减一些句子。删……删。能用一字表达时不用两字。不许写“黑色乌鸦”。不许写“大的悲剧”。乌鸦都是黑色的。悲剧都是大的。事故也都是重大的。

“他们逼我们苦干，”海明威说，“特别是星期六晚上。不过我也喜欢苦干，而且喜爱所有的特殊工作和额外工作。《明星报》的写稿规定——‘风格规定’象战争法规那样念给我们听。不许我们使用过时的俚语……用俚语必须是新的——崭新的，令人耳目一新的。”

该报编辑皮特·威灵顿是一个很厉害的头子，但他也是海明威所遇到的最出色的高手。海明威认为称得上高手的男的或女的为数不多，他是其中之一。